



山鷹

SHAN YING

刘大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山 鷹

刘大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山 鷹
刘大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锦州道6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5/8 字数86,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500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的十四篇散文，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秦士亮寻宝记、五个年青的姑娘、在篝火旁、李文兴、邵乐保等篇是歌颂大跃进以来各个生产战线上的新人新事的；愤怒的浪花、闪电穿过乌云、取消敌炮“发言”权等篇是反映全国人民解放台湾等雄心斗志的；山鹰、尼玛之歌、青梅卓玛等篇是反映西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

目 录

秦士亮寻宝記.....	1
五个年青的姑娘.....	14
在篝火旁.....	24
李文兴.....	32
邵某保.....	40
公社里的女鋼鉄英雄.....	49
篝火歌声动寒川.....	56
月亮山中.....	61
憤怒的浪花.....	84
閃电穿过烏云.....	88
取消敌炮“發言”权.....	92
山 鷹.....	102
尼瑪之歌.....	121
青梅卓瑪.....	130

秦士亮寻宝記

48岁的老工人秦士亮的右眼角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痕，虽然现在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笑容会熨平了这伤疤，可是，透过它，秦士亮怎么也忘不掉过去那段痛苦的黑暗的日子：

42年以前，山东昌乐闹灾荒，地主看准这个时机，想了个“拔掉萝卜地方宽”的鬼计，花言巧语地送给秦士亮父母一点盘费下关东。他们前脚走了，后手地主就吞并了他们那半间草房、二亩土地。那一年秦士亮才6岁。

到了大连，秦士亮小小年纪，就背着破铁桶捡煤核、讨饭，帮助父母过苦日子；全家住在木板条钉的破屋子里，十多个月母亲生小妹妹，连盆火都生不起，尿布搭在屋里，不大一会就冻的冰凉梆硬。就在这悲苦的时日，从小累病的哥哥死去了，爸爸急疯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

接着，秦士亮又走上了哥哥走过的道路，把家里的破破烂烂当光卖尽，送礼求人，当了学徒。一开始，学钳工，

起早貪黑地每天才掙二角八分錢，連一頓棒子面都買不了。最可氣的是，三天兩頭挨打罵。當時，他那幼小的心靈還想：“你打我也行，你得告訴我為什麼呀？你一過來不是踢一脚，就是一個脖子拐，打得我臉直發燒，可是到底哪點做錯了，還是不知道！”一氣之下，他不干了，又去學瓦匠。臨走，掌柜的不給開支，一個子兒也沒給。你以為學瓦匠會好些嗎，一點也不。有一次，他給大連入船町頂上抹灰，梯子不結實，明擺着支持不住。可是，誰管哪？不上，行嗎？不要說飯碗保不住，把頭的皮鞭、日本鬼子的洋刀會逼着你上去的。他出着冷汗，忐忑不安地剛爬上一半，就听咔嚓一聲，他跌得人事不省了。結果住了八天醫院，总算保住命了；可是鬼子、把頭不但不出醫藥費，連工錢都不給，媽媽只好含着眼淚抱着剛從身上脫下還帶着自己體溫的棉衣往當舖里走去，為了治兒子頭上的傷。

……從此，他右眼角上的傷疤，就成了他那痛苦生活的見證。直到現在，秦士亮還常常指着這傷疤對青年工人說：

“右派分子硬說咱們現在的生活比不上‘偽滿’，簡直是胡說！你看這兒，這是‘偽滿’時代給我留下的紀念。你再看看這兒，”他又用同一隻手輕輕地撫摸着挂滿胸前的獎章，“共產黨不但給了我幸福的生活，還給了我極大的榮譽！我們每個人都不能那麼健忘！我永遠忘不了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的苦日子。記得1947年冬天，我從大連到了沈陽，一天到晚做牛做馬地干活，也養不活一家老小。過年了，那真是難哪！不要說吃肉，連一粒

高粱米都沒有！三十晚上，我脫掉身上的破毛褲，交給侄女春蘭拿到市上去賣，這孩子啼哭着賣了几个錢交給我，我又含着眼淚到驛馬店去買一塊豆餅回家，我想把大家逗得樂起來，就強做歡笑地說：‘哭什麼，你看，過年了，咱們全家買來個“大月餅”，還不好！’全家聽我這麼一說，反倒全嗚嗚地放聲大哭起來。兩個年幼的孩子平日吃白菜幫拌糠的時候，總是挑白菜幫吃，把糠留給要去賣命干活的大人吃，這回孩子吃起豆餅來真的比吃肉還香的多。……現在，有些人排隊買肉還不三不四地講怪話；過去也排隊！可那排的是什麼隊？那是排隊買糠！買橡子面！也是1947年冬天，一天，我親眼看見在沈陽紡紗廠北牆根下凍死了几十口人！死尸被鵝毛大雪蓋着，國民黨運兵的大卡車，官僚們的小包車就從這些死尸上壓過去，有誰管哪！死的，都是咱們窮哥兒們！

再往遠一點說，我至死也記着，‘偽滿’時代，有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在大連車站看見三百多工人，被日本鬼子押解着去干活，有的凍壞了手脚；有的凍掉了耳朵、鼻子，最慘的是凍掉耳朵的人還背着凍壞腳的人上火車。他們比牲口還不如，一面走，一面挨着日本鬼子的洋鎬把。我當時看着真心痛啊！我忍不住背過臉去抹眼淚。……現在的青年人太幸福了，可是，不知道這好日子是怎麼來的，那可不行，那就會忘本，丟掉了咱們工人應該有的那股牛勁！”

的确，工人的那股干劲是不能丢掉的！这一点，在老工人秦士亮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很突出。我们在他身上不仅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痛苦的过去，也更多地看到了党所给予他的光辉灿烂的明天，和充满建设社会主义朝气的今天！就是在那最痛苦最黑暗的日子里，秦士亮也听到过党的声音。党的光辉象閃耀着的雷电一般，在那些黑暗的年代里，照亮过他的心。那还是在大連当瓦工跌伤之后，在他的生活中遇到过一个不平常的工人，那位工人启发他如何生活，也暗示他怎样同敌人斗争。

那已经是日本鬼子快要投降的时候，鬼子缺乏钢铁制造军舰，舰上的有些设备都用洋灰代替钢铁来做，秦士亮和二十几个泥瓦匠被关在舱里用洋灰抹船板、舱壁。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位年轻工人，趁大家休息的时候，教给大家下五子棋，用半截粉笔在船板上横着划五道竖着划五道就成了一个方框，然后用红、白粉笔头当棋子下起来。大家越下越起劲，都说这小伙子想出这玩的方法好。他人挺和气，同大伙一起干活，遇到有的哥儿们穷得带不起干粮，他总是把自己的糠饼子分给别人一半。一来二去，大家都喜欢上他，慢慢地，小伙子在休息的时候不下五子棋了，他忽然同大家攀起乡亲来，他说他老家也是山东，最近才从那边来，接着他小声地介绍起山东的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又说那个地方穷人都翻了身，过好日子了，将来共产

党八路军也会来解放东北的，大家听着这个高兴啊，就不用说了。秦士亮問他：“不能快点来嗎？”

小伙子用瓦刀敲着船艙說：“快了，日本鬼子沒劲使了，你看他穷的在造洋灰船，可是，我們連这洋灰船也別讓他造成。这軍艦一造成就会开到山东去打八路軍的。”

“怎么才能讓鬼子造不起来？我們有办法嗎？”秦士亮和其他有些人一样，不大了解工人的力量。

小伙子笑了笑：“有！咱們大伙抱成一条心。給他来个磨洋工。不干活！”接着，大伙組織到一塊，艙口上留个人站崗。鬼子来了咳嗽一声，大伙就假裝抹洋灰，鬼子一走，大家又用瓦刀、鉄錘把抹好的洋灰敲掉，有說有笑的。这时大家的兴趣不在五子棋上了，而在小伙子总也說不完的八路軍的故事上了……

一天夜里，西北風狂吼，先是白色的浪濤哼叫着，象一个怪物的舌头舐食着日本鬼子正在制造的軍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黑紅的火舌代替了浪濤，在軍艦上燒起来，風愈来愈大，火愈燒愈旺！整整燒了一夜，軍艦燒坏了，鬼子的五个倉庫也燒光了。日本鬼子到处捕人，并且揚言說是共产党放的火。也怪，就在这个时候，小伙子不見了，大家見了面笑笑，背地里都說：“一定是他干的！”“真是好样的！”打这以后，遇到了困难，秦士亮會想：“实在活不下去的話，就去找小伙子！”可是这小伙子到哪里去了，大家都不曉得。只是，从此秦士亮就有这么个希望：共产党、八路軍一定会来的。小伙子不止一次地說过，共

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带头人，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就在秦士亮全家老少九口，啃一个“大月饼”过年的苦日子里，也是这种希望支持着他生活下去……

1948年冬天，沈阳解放了，秦士亮怀着喜悦的心情想去找那个小伙子，可是，到哪儿去找？他也不知道。等秦士亮同解放军的同志一谈话，他高兴地发现，这些人说的话做的事都跟那小伙子一模一样。这不是找到了成千上万的小伙子了吗！于是，他毫不躊躇地拿起瓦刀上工了。

他开始在轻工业管理局当瓦工。局里要建个澡塘，找人搞了好几次，都因为水泥没弄合适，建起来又裂了。最后一次找到了秦士亮，谁知道这个澡塘竟这样怪，叫老秦一动手，却变得既实用又漂亮了。从这天起，轻工业管理局的梁局长发现了秦士亮这个老工人的优点，一碰到用水泥的活也就跟他商量了。

一天，梁局长对他说：“咱们造纸厂需要‘碎木石’，这种工具是一块很大的石碾，用它把木料压碎造纸，没它纸造不成。过去这种石头要从日本、美国进口。现在，这种石头快用完了，眼看所有的造纸厂就要停工，组织上派你到辽阳造纸厂去研究研究，看看这种石头能不能用洋灰做。”

秦士亮二话没讲，只是说：“请领导上放心吧。”第二天他就从沈阳到了辽阳造纸厂。原来，在这里等待着秦士亮的是一份日本人研究失败的文字材料和一堆破烂原料。

一个姓赵的工程师，拿着一小瓶白砂子对他说：“日本

人都研究不出来，你能行嗎？再說，这种砂子只有日本才有，造‘碎木石’又非它不行，你到哪弄去？”

“这种人真是身体解放了，思想还没解放啊！”秦士亮想，于是他老实不客气地說：“你没听我們的党說嗎，劳动創造一切！今天的工人和从前不同了。我看你跟我岁数差不多，你受毒可比我深啊！难道你还信日本鬼子那一套嗎，中国地大物博，任啥都出，还会不出这种砂子？”

就是这种工人阶级的偉大气質和思想支配着秦士亮下乡了。他立志要找到这种砂子，廢寢忘食地遍处探訪，終于他在从沈阳到东陵的路上，碰到一个拉砂子的工人，这工人告訴秦士亮：你要的这种砂子，东陵多得很。于是，他从东陵把砂子运到辽阳，按照日本人試制“碎木石”用的材料成分試制，第一回制了四个，全失败了。他又去問梁局长：“材料的比例不对，可以改动嗎？”梁局长很相信他的技术，也很佩服他的胆量和信心，就支持了他。就这样，经过三次艰苦試驗，在各造纸厂的机器快要停止轉动的时候，“碎木石”終于試制成功了。

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豪迈英勇的工人脚步！不久，秦士亮用他出色的劳动再一次証实了这点。

三

出乎秦士亮的意料，在1952年4月，領導上竟把他从一个瓦工提升为技术員，并且把他从辽阳調到吉林造纸厂

碎木車間当了主任。

一天，秦士亮突然被厂长請去。

厂长靜靜地說：“老秦：‘再碎石’能不能研究研究。”

他心想：“好啊，新鮮活又来了！看来这次比上次困难更大。”这“再碎石”是压木紙漿用的。据过去日本人講，做“再碎石”的这种石头是日本海底火山爆發之后从海底撈出来的，不要說中国，世界各国都找不到！可是老秦还坚信：中国地方大得很，什么都出！中国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什么活都干得好！

于是，老秦到再碎車間，从报废的“再碎石”上敲了塊石头研究，那石塊又黑又紅，面上还有許多蜂窩孔，实在异常，他回家把石头放在桌上端詳，睡覺放在床头觀看，上班把它裝在口袋里，一边走，一边用脚踏路边的石子，有时还撿起石塊同他口袋里的比比。实在找不到了，老秦才又想到他上次找到砂子的地方——沈阳东陵。那里有許多开山采石的工人，應該向他們請教。

老秦到了沈阳，那天正赶上天下小雨，工人們不上东陵工作，老秦动員大家跟他一塊去“逛”东陵，工友們心里明白，哪里是“逛陵”，分明是老头又来寻“宝”来了。果然，等走在路上就得到了証实：大伙在前面走，他总是拉后，几乎路边的每一塊石头他都撿起来看看。这时，同来的人明白了，也按着石样，帮他寻找。他們冒着雨来到东陵。经过大家研究，認為：过去封建帝王修这座陵墓时，

用过很多奇石怪木，大家先在陵墓建筑上找找看，没多久，老秦在陵前一个乌龟驮着的大石碑前呆住了，他几乎是狂喊着：“看哪，这儿也有火山爆发了。”他这是句“讽刺”话，原来，那乌龟驮着的石碑，已经断了半截，露出又黑又红也带着蜂窝的石面，跟老秦身上一刻不离的石头一模一样。后来，他们又找到看陵的一位白鬍子老头，向他请教：“老大爷，你知道当初修陵时，这石头是哪儿来的吗？”

“这陵修了多年了，谁还知道从哪运来的石头，不过你们找到的这种石头，陵后头山沟里还埋着几块剩下的！”

大家一听，也顾不得天雨山路滑，攀着山上的野榛子树爬上去，把手脚都扎烂了；可是，他们象发现宝贝似地看见了好几块大石头躺在那里，早已忘了手脚疼痛。老秦心花怒放，一刻也没耽误，就回到城里，又找到他的老上级——梁局长，开了封介绍信，他亲自拿着信跑了好几趟建设局，交涉要这些石头。建设局答应了，同意把那些石头送给工厂。老秦可乐坏了，他也没等传达室通报一声，急的连门也没敲就站到梁局长面前了：

“局长，有办法了，可以造‘再碎石’了，建设局答应把那些石头送给我们。”

局长没动声色，他给老秦倒了杯茶，又点着一支烟，好半天没说话。老秦和局长一块工作了不少时候，局长的脾气摸得差不多。局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沉着老

練，听他的老战友們說，当年在战场上指揮部下發起冲锋之前，他总是很平靜地先自己抽着烟，有时也給下级点着一支……他这种老習慣如今又带到了新的崗位上来。老秦心里想：等着吧，准又有重要任务。

“老秦哪，建設局給的那石头咱們不要了！”局长斬釘截鐵地說。这可把老秦急坏了：“怎么着，不要了，工厂等着它工作，沒有它連一张紙也出不来。好不容易找到的东西，反倒不要了，这是为什么？”

局长又耐心地对老秦說：“咱們要那几塊石头有啥用。一个厂一塊还分不过来，咱們不該光为一个造紙厂打算，还應該想到其它的造紙厂！再說，一塊石头只能用三个月，这几塊石头用完了又咋办，靠进口，不能！就是能进口，又給国家耗費多少外匯……”

常常是这样，开始老秦不能理解局长提出的什么“长远打算”“工人階級的偉大理想和眼光”“全局观点”等等名詞，可是等局长一解釋，他就能想到：“本来就該这么做！”現在，又到了这个时候。老秦說：

“局长，我明白了，我一定去找出产这种石头的地方。”

“对呀，你不是常說，中国什么都出嗎！”局长激动地拍着老秦的肩膀說，“你需要多少時間找到。”

“局长要我什么时候完成任务？”

局长放低了声音說：“告訴你，这是个秘密，現在，所有造紙厂的‘再碎石’都快用完了，再有三个月，找不

来‘再碎石’，所有的紙厂就全得停工。”

“好吧，局长！我三个月一定找回‘再碎石’来！”

这时，局长突然意識到这簡直是一个坚强的战士在向
他报告，他好象又回到那过去經歷过的炮火紛飞的戰場上
去了。

四

秦士亮第二天一早就出發，开始了他的“寻宝”生
活。中国著名的大山大川有的是，到哪里找，真是比“海
里撈針”还难啊！他首先走遍了沈阳大小的石匠鋪，大家
都搖搖頭說：“沒見過这种石头。”老秦又上了东陵，在
东陵左右的屯子里打听，他想：如果有修过这陵的老人还
活着，也許知道开采拉运这种石头的情况。非常意外地，
他在东陵一个小屯子头上的一戶人家的場院里，看見一个
碾場的石磙，正是用老秦寻找的石头做成的，老秦惊喜地
在山坡地头上找到了这石磙的主人。

“种地呀，老大爷！坐下歇歇，抽支烟吧！”老秦从
口袋里掏出紙烟來說。

种地的老头看出来：“同志，找我有事嗎？”

“老大爷，你場里拔的那石磙是从哪里买的？”

“你問的是它呀，那还是我20岁上买的呢，我今年60
了，你看多少年啦！如今，卖这石磙的人早死了，只听说
这石头出在老龙口！”

好啊！只要有地点，无论爬多少山，涉多少水也能

去。可是老龙口在哪？老头也說不清，只是影影綽綽地听說在东北方大山里头。

好，向着东北走。秦士亮馬上坐上火車到撫順，拿着那塊石头，到处向石匠鋪打听老龙口的去处。可巧，一位石匠老师傅告訴他，一个姓夏的工人家乡出产这种石头，因为山高路远有好几十年没人开采了。老秦找到那个姓夏的工人，兴奋地同人家交上了朋友。这回老秦可对夏同志講起大道理来了，什么支援工业建設也等于参加抗美援朝啦；一人为大家，一塊石头为全国啦……不知怎么的，兩人一談起在伪滿和国民党統治时期受的苦处，就成了好朋友了。夏同志表示一定同他一起回一趟家，并且約定：第二天天一明就走。第二天一大早，他們踏上征途，两个人且說且走，走到下午四点多鐘，到了夏同志的家。虽是初春季节天不太短，可是山里太阳落得早，夏同志累得躺在炕上动弹不了。老秦咬着牙脫下鞋一看，脚上磨了好几个大泡。第三天，天还没亮，老秦叫醒了老夏，两个人又上了路。当太阳剛剛升起的时候，他們两个就爬上一座高山：“到了，就在这儿。”他們气喘喘地剛剛翻过山头，夏同志就指給他看一个过去开采过的大石坑；这时，老秦簡直成了童話中的人物了，他比那神話里常描写的穷人突然在一个山洞里發現百万箱宝物还高兴。这不是梦，听，老秦用小錘子敲得那石塊当当直响。敲吧！老秦，是你第一个敲醒了这沉睡的岩石，讓它們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只有有了这种石头，老秦才注意到这山是那么雄偉